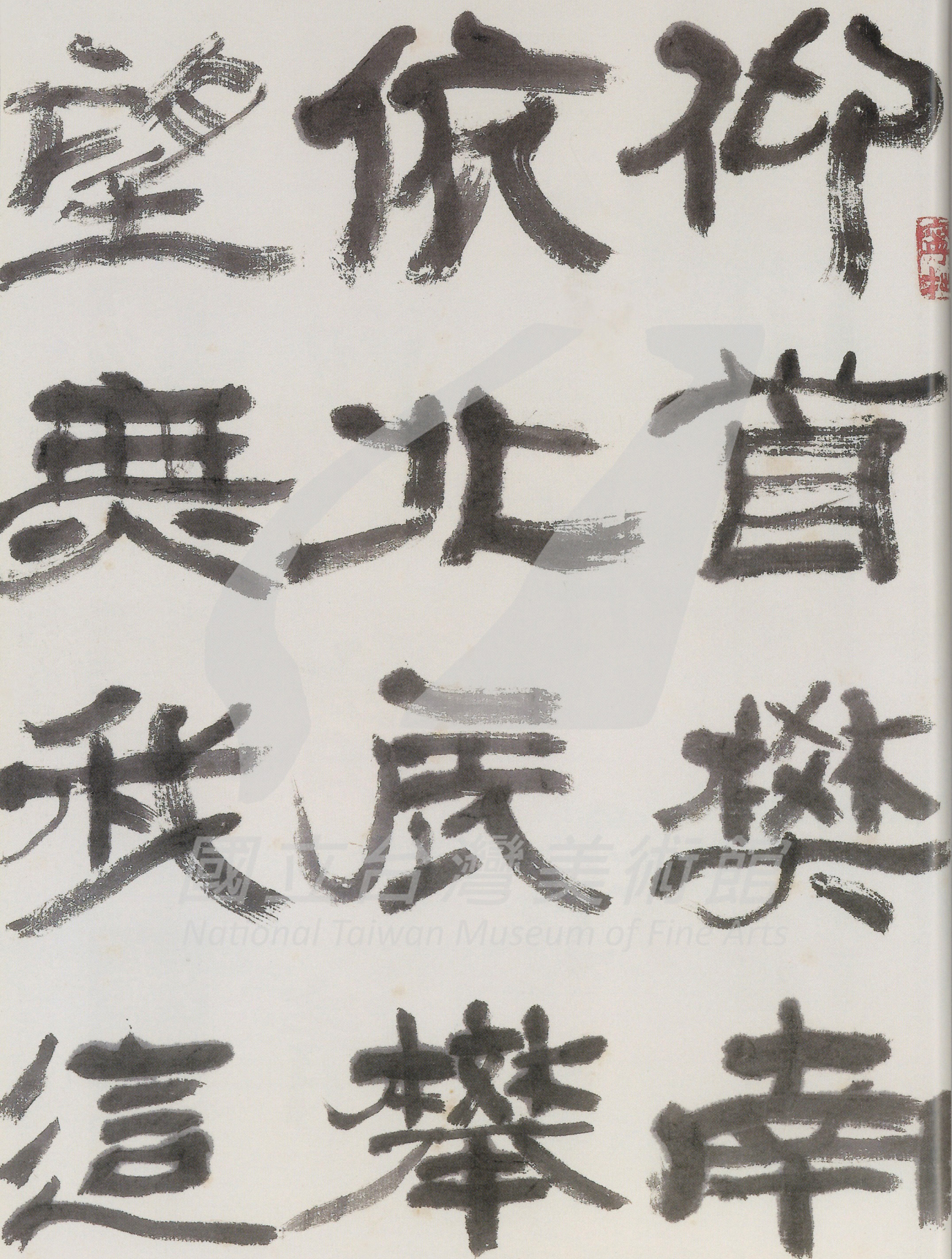


II



南師精進・傳授書藝 1926~1944

就讀台南師範演習科時，
陳丁奇的書法表現被當時校長看中，
並委以兩年後學校成立書法社創社社長的重任。
爲了充實他的書學和書寫能力，
校內由伊藤喜內教諭與羅秀惠、陳堯皆兩先生負責教導；
校外則介紹日下部鳴鶴門下的再傳弟子辻本史邑等
十一位有名的書道家爲其函授指導，
這段時間是陳丁奇書藝精進的最關鍵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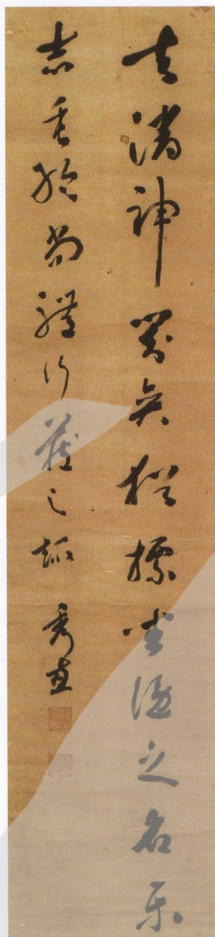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日師、台師與函授

一九二六年四月，陳丁奇考入台南師範學校演習科就讀。第二學期，他的書法表現即被當時校長田中友二郎看中，並委以兩年後學校成立書法社創社社長的重任。為了充實他的書學和書寫能力，校內由伊藤喜內教諭與羅秀惠、陳堯皆兩先生負責教導；校外則介紹日下部鳴鶴門下的再傳弟子辻本史邑等十一位有名的書道家為其函授指導，每週須完成個別老師的指示練習，並郵寄往返，其中包括了行書中的〈蘭亭序〉、〈集字聖教序〉、〈祭姪稿〉、〈爭座位帖〉等歷代經典之作。



陳丁奇（左）就讀南師演習科時，選修書法的上課情況，中立者為老師伊藤喜內。



羅秀惠 (1865-1942)

字蔚村，號蕉麓，別署花花世界生，台南人。為蔡國琳孝廉的及門弟子，清末舉人。詩文新穎，綺麗香艷，曾任《台日新報》筆政。工書法，有聲於時，為人風流不羈。晚年曾患惡疾，右腕麻痺，改以左腕作書，筆力沉雄，被譽為清代台南府城十大書家之一。

羅秀惠 | 草書條幅 | 136×33公分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典藏

釋文：夫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
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
款文：秀惠
鈐印：白文羅秀惠印、朱文丙寅蘇叟。

每個禮拜要繳交的書法習作高達兩百餘張，因為本身對書法有濃厚的興趣，所以從未懈怠。在台南師範的六年期間，有系統地練習過歷代楷、行、草九十餘件碑帖，及閱讀中日兩國書史與書論。

南師二年級時，陳丁奇研習〈雁塔聖教序〉，並參照〈智永千字文〉、〈辻本史邑書千字文〉，研究其造形與線質，以及布白的均衡。這一年，台南師範採用了日本寧樂書道會，辻本史邑編寫的《課外習字手本》給學生於課外做練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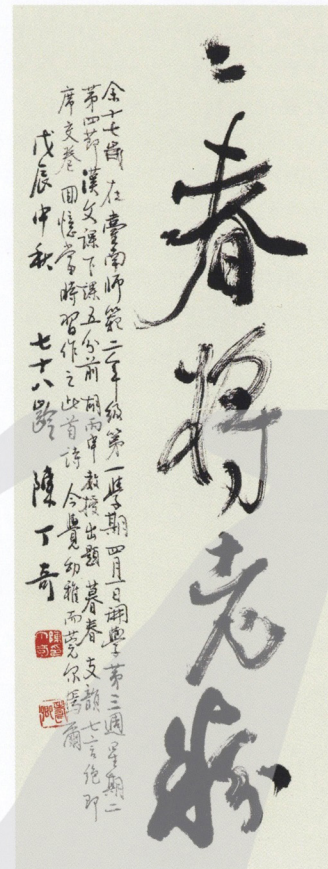
伊藤喜內，攝於1970年，七十三歲。（圖片提供 | 李郁周）

伊藤喜內 (1897-1975)
號犀水，又號烏溪，一八九七年生於日本長野縣，松本中學畢業後，來台進入台北師範就讀。曾任教台南縣白河、關子嶺公學校，後轉任台南師範附小，兼任台南師範書法教席。伊藤喜內是山本竟山的學生，也是日下部鳴鶴的再傳弟子，一九二五年通過文部省舉辦的中學書法教師檢定考試，次年即專任台南師範書法教席。一九二九年及一九三七年兩度範寫政府發行的《小學硬筆書法範本》，給台灣的小學生練習硬筆字；一九三八年出版書法教學的著作《小學書法指導》。一九四三年四月，南師升格為專科學校，伊藤喜內以教學、研究和服務績優，改聘為教授，總計他在南師教習書法二十三年培育不少書法後進。台灣光復後，一九四六年三月被遣返日本，一九七五年逝世於長野縣故里。

伊藤喜內晚年寫刻在木塊上的作品。（圖片提供 | 李郁周）

陳堯皆 (生卒年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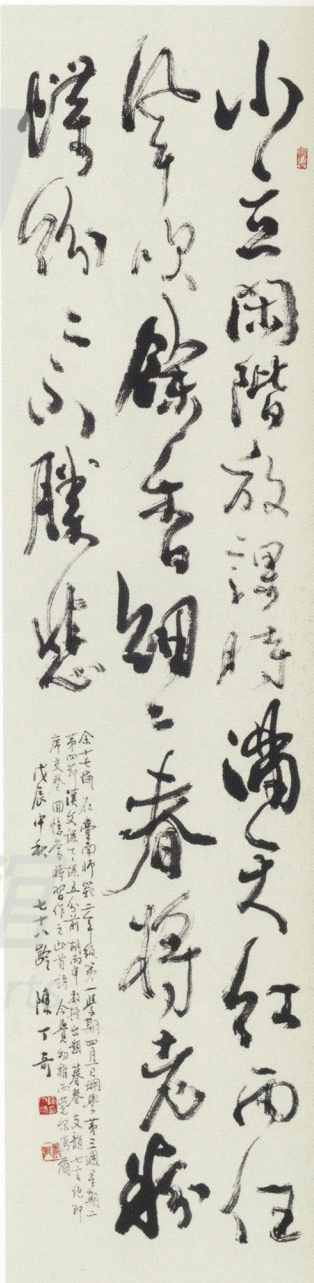
陳堯皆為前清台南府秀才，詩文書藝曾為南台灣一時俊彥，曾任台南師範漢文部教諭，於班級授課之餘，特別指導陳丁奇習書。



陳丁奇 | 暮春 (局部)

陳丁奇 | 暮春 (重寫1927之事) | 1988
133×35公分 (七十八歲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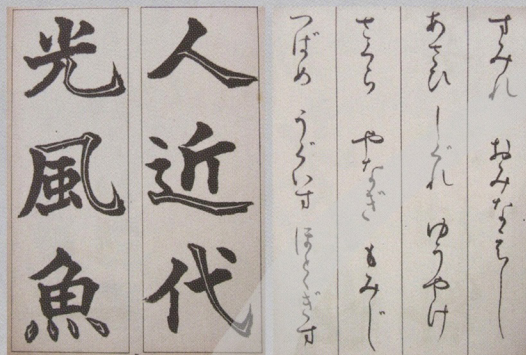
釋文：小立閉階放課時，滿天紅雨任風吹，
餘香細細春將老，粉蝶紛紛不勝悲。
落款：余十七歲在臺南師範二年級，第一學期四月一日開學，第三週星期二第四節漢文課，下課五分鐘前，胡丙申教授出題〈暮春〉文韻七言絕，即席交卷。回憶當時習作之此首詩，今覺幼稚而莞爾焉爾。戊辰中秋，七十八齡陳丁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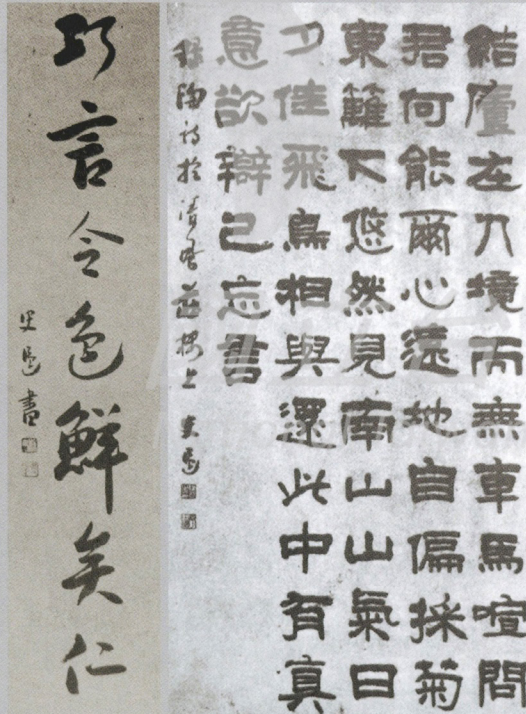
辻本史邑 (1895-1957)

原姓吉田，名勝己，字士禮，號史邑，入於妻家，改姓辻本。一八九五年生於日本奈良縣，師承近藤雪竹，為日下部鳴鶴的再傳弟子，奈良師範畢業，一九一八年中學書法教師檢定及格，先任教奈良師範，後轉奈良中學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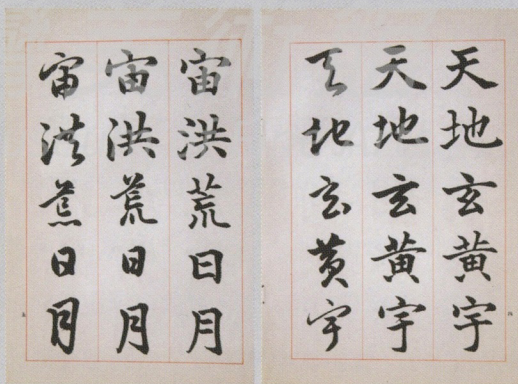
辻本史邑一生為推展書法教育貢獻良多，一九二五年寧樂書道會開始發行《書鑒》書法雜誌，推動書法每月進階競書；一九三二年撰著《習字教育之根本的革新》；一九三三年書寫《楷行草三體千字文》與《國民習字教範》；一九三五年起刊印【昭和新選碑帖大觀】，至一九三九年出版三輯共三十六冊中國歷代碑帖，影響書法學習風氣極大。二次大戰後，辻本史邑長期擔任全國書法評審委員，並編寫中小學書法教科書，一九五七年曾參展日本當時極具代表性的「第一屆現代書法二十人展」。日治時期，台灣的習書者大多購置辻本史邑出版的碑帖與著作，並訂閱《書鑒》雜誌，參加進階競書，其用筆方式、書風對當時台灣書家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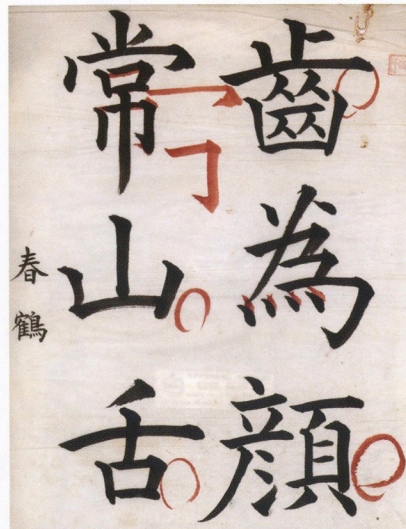
由辻本史邑所書，及與他人合編的各等《書鑒》書法雜誌封面及內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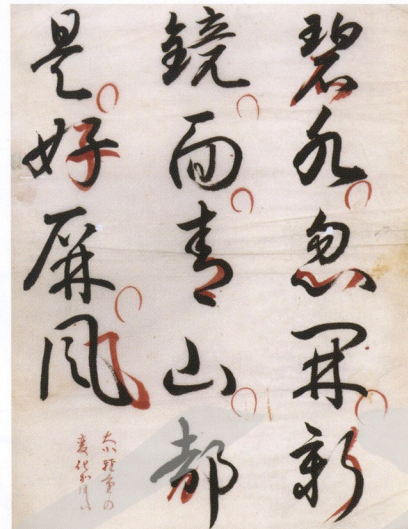
《書鑒》書法雜誌中，所載辻本史邑的書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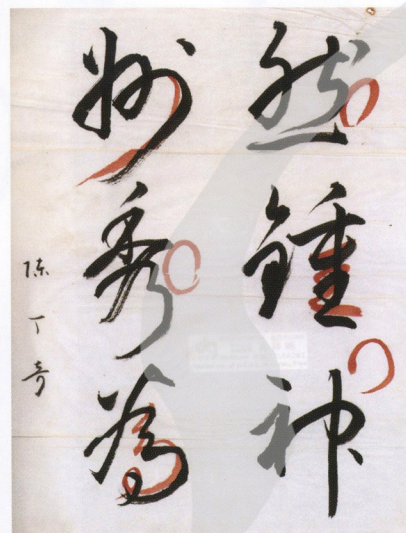
辻本史邑 | 三體千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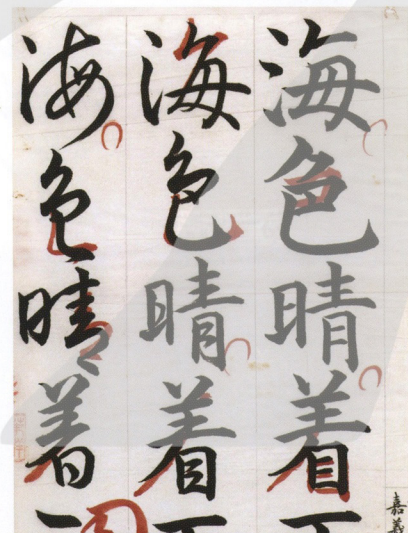
春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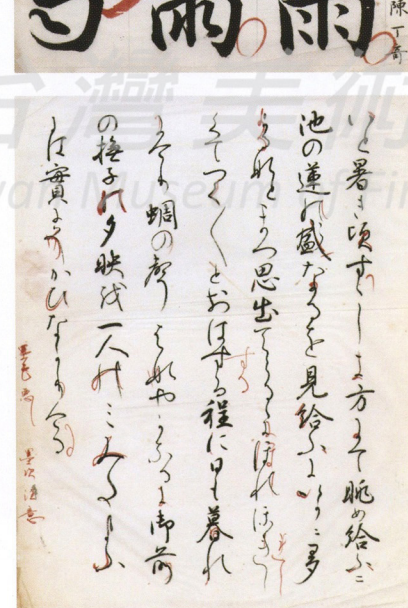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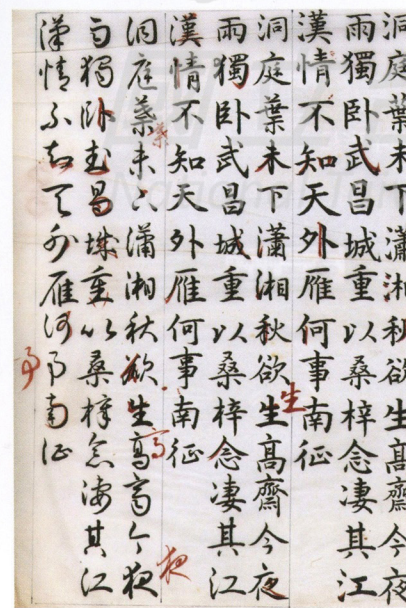
1938年前後，陳丁奇接受相澤春洋文檢習字函授批改。



15. 丁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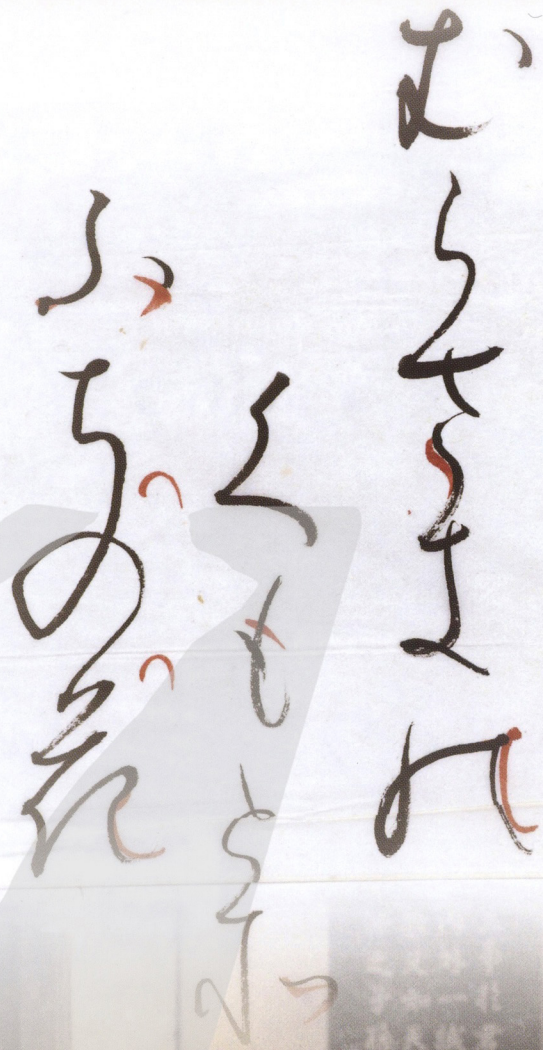


嘉義 陳丁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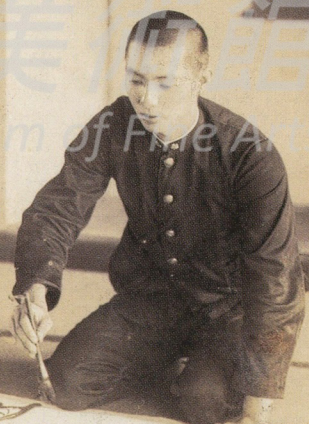


書法社長

一九二九年四月，陳丁奇升四年級時，正式擔任南師「啓南書道會」首任社長，為期三年。三年期間，不僅勤習書藝，同時也編寫楷、行、草、隸等基本教材，實際參與指導社員，並負責培訓新一任的社長。當時的台南師範一、二年級生全部必須參加「啓南書道會」，三年級以上可依志願自由參加，這段參與書道會擔任社長的經歷，不僅讓陳丁奇編寫了多種書法入門的教材，也學習到如何引導學生學習書法的具體經驗，使他終生懷念，回味無窮。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在台南師範演習科參與書道會擔任社長，是陳丁奇一段充實的學書記憶。

擔任公學校教師

一九三二年三月，陳丁奇以六年全勤和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台南師範學校。四月，奉派至台南州嘉義郡溪口公學校擔任教師，展開為期四十餘年的教職生涯。

不幸的是陳丁奇擔任教職的第一年，從小敦督他努力向學的父親卻猝然離世，這給年輕的陳丁奇內心莫大的打擊。

一九三三年四月，調任竹崎公學校教師，八月又調任鹿麻產公學校教師。



1932年，陳丁奇台南師範演習科畢業後，奉派擔任台南州嘉義郡溪口公學校教師。

一九三四年，陳丁奇二十四歲，在農曆正月初三，迎娶了前清進士林啓東的孫女，也是當時嘉義名醫林敦成的女兒林彩變為妻，婚後仍繼續書法的習練和函授的指導，並準備參加檢定中學書法教師的資格考試。

一九三五年，四月與九月，從鹿麻產公學校調至月眉潭公學校，再調至梅山公學校任教。



1934年，陳丁奇二十四歲，迎娶嘉義名醫林敦成的女兒林彩變為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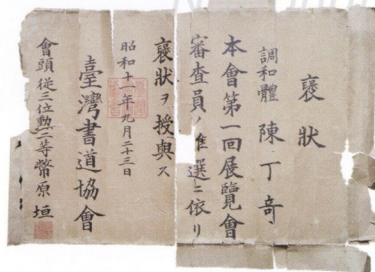
1939年，二十九歲的陳丁奇（中右者）擔任東門公學校教師與學生合影。

開始教授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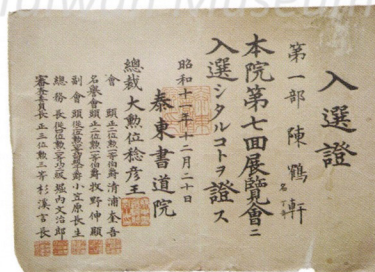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四月，陳丁奇被調至東門公學校後，生活逐漸穩定，才有餘力去參加對外的書法活動，並且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在家中義務性的指導學生學習書法。

他參加了九月和十二月的書法作品展，分別獲台灣書道協會書道展褒狀，日本泰東書道院第七回展入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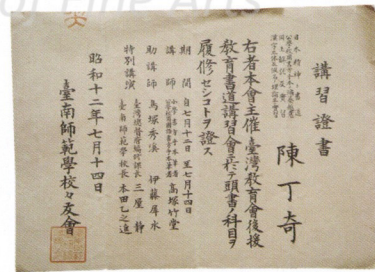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年四月，陳丁奇的長子鍾仁出生。七月，陳丁奇還參加高塚竹堂在台南師範學校舉辦的書道講習會。七月，中日戰爭正式在中國戰場開打。



1936年9月，陳丁奇獲台灣書道協會書道展褒狀。



1936年12月，陳丁奇獲日本泰東書道院第七回展入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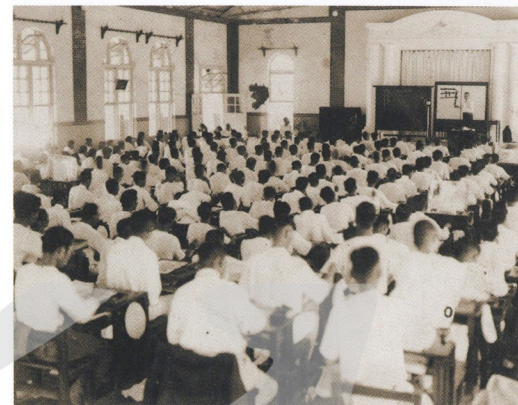


1937年7月，陳丁奇參加南師書道講習會的證書。

高塚竹堂 (1889-1968)

高塚錠二，字光卿，號竹堂，師事小野鷺堂、近藤雪竹，是日本國定第四期書法教科書乙種的揮毫者。一九三七年，在台灣公學校使用的《公學校用國語書方手本》即由高塚竹堂所書寫。

高塚竹堂曾任福岡縣立中學教諭、大東文化學院講師等教職，一九一九年成立「ささ舟會」，學生多達百人，出版《假名基本帖》、《短冊色紙の書式》等十數種法帖，在台、日兩地的書道教育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1937年，陳丁奇參加高塚竹堂在南師的書道講習會。



1937年，高塚竹堂在南師的書道講習會。第一排左六身著黑西裝為高塚竹堂，左一為伊藤喜內，紅線框起者為陳丁奇。



1943年，陳丁奇一家在澳門期間，移居香港前留影。

一九三七年前後開始，日本在台灣實施一連串使殖民地人民「皇國臣民化」的措施，例如加強普及日語、敬神尊皇等，甚至在一九四〇年起推行「改姓名」運動，以加強「日本精神涵養」；禁止學校漢文課的教學、廢止報紙漢文欄、禁止台灣傳統音樂戲劇等，用以去除漢人色彩，以達到皇民化的目的。一九四二年，陳丁奇亦曾改名為松村元弼，直到日本戰敗才恢復本名。

一九三八年，陳丁奇正式成為泰東書道院院友，並擔任書道院第九回展覽會委員。一九四三年五月，陳丁奇轉任澳門日語專門學校教務主任兼《澳門西南日報》編輯，舉家遷往澳門，母親和弟弟則疏散到鄉下。在澳門期間，因小孩就學問題曾移居香港，後因戰爭惡化，又遷回澳門。

陳丁奇在澳門長達兩年十個月的生活情況，目前缺乏史料可考，倒是他的妻子林彩變以日文寫作了一本詩集，對於異地生活有所著墨，讓後人可一窺當年生活的片面。如〈回想〉：

回想走在那澳門的街道
牽著我三個孩子的手 再一次
前往開著紫羅蘭的山丘
乞兒 伸出深圓的罐子
然而
我的口袋空空 真是困窘
比起乞兒的可憐 我更可悲
經常遇見的葡萄牙士官
撫摸著我孩子的頭 用英語說：「您好！夫人」
披著長斗篷
難以忘懷
那位既瀟灑又乾淨的葡萄牙士官
沒錯
當時我也是三十左右的年輕夫人
走在街樹下的年輕的廣東男子
右臂挽著中年的婦人
左臂挽著自己的妻子
他們廣東人好像將母親和妻子
在公眾的面前同樣重視地
同樣感情融洽地手挽著手走路吧！
不 或許一位是他的妻子

（註）ロビンソン道—香港ビクトリアヤビレクの登山道路の名。

一とつ走りして 夾竹桃の花を見上げて 又
一とつ走りして 夾竹桃の花を見上げて 又
一とつ走りして 夾竹桃の花を見上げて 又
一とつ走りして 夾竹桃の花を見上げて 又

（註）荷理活（Harlow）
（註）荷理活（Harlow）
（註）荷理活（Harlow）
（註）荷理活（Harlow）

中年婦人則是妻子的母親
今天心情頗為愉快
不去山丘 轉過南灣街道 走向大馬路
即使跳了整天的舞
也不知疲累的舞廳
整天
吹著華麗的音樂

那一頭大廈的窗戶 吱吱吱
說「開」後 就將三個骰子掀開來看
賭博的鈴聲
整日賭博
令人意外地 他們既沒有糾紛也沒有爭吵
大概是因為賭博很要緊 無暇爭吵吧！

這一頭百貨公司的窗戶
從去年的秋天就掛在那裏的獅子皮毛

到現在都沒有買主

夾竹桃
（註）荷理活（Harlow）
（註）荷理活（Harlow）
（註）荷理活（Harlow）
（註）荷理活（Harlow）

在金門飯店大酒店的前面 穿著制服的警衛
來回地揮舞著長長的手杖
拼命地驅趕著赤腳的乞丐

遠處近處的教會寺廟的鐘聲
噹噹 噹噹 此起彼落
熱鬧地 噹噹 噹噹
錯綜地 噹噹 噹噹地響
我向前走 思緒回到那時
走在澳門的那條街道

譯者：盧秀滿



林彩變以日文寫作了一本詩集，對於異地生活有所著墨。若「忠實」印度人的門

だが 午後四時頃には
「ドロ市で買って来たよ
こう告げて皆んな大笑い
した四十圓」
の國で買って歸った



1943年，攝於澳門期間，陳丁奇夫人與三名子女。